

## 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## 陈村：我有幸见证网络文学的风起云涌

2024年第一期的《上海文学》出现了一个新专栏“结网纪事”，作家陈村刊发《从电脑说起》，回忆自己1992年买电脑之后的故事。小说之外，被称为网络文学师爷的陈村，在网络世界里嬉笑怒骂洒脱率真的陈村，今年陆续推出《走通大渡河》《结网纪事》等作品。《中华读书报》记者近日专访陈村，让我们重新走近他博大而风趣的精神世界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陈村，作家，1954年生于上海。回族。本名杨逸华。

记者：作为最早一批参与、见证网络发展的作家，您如何评价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变化？

陈村：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，它的规模和影响力远远超出当年的预期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大做强，其中有硬件软件的支持，也有中国人与文学的亲。全球也就是这块土地上，作品海啸般涌出。文学写作成为一个人人可能参与的现象级活动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我作为一个较早的参与者，有幸见证了它的风起云涌。

当然，文学除了广度还有深度。期待更多的好作家、好作品的出现。出不了李白杜甫，全唐诗就黯淡许多。没有曹雪芹，中国小说也就难以谈论海拔。

记者：《结网纪事》要集结出版了，能具体谈谈吗？

陈村：书中的文章在一年半中陆续写成，以专栏形式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杂志2024年各期和2025年1-5期，一共十七篇。所记的事情大致是从购买电脑的1992年到我退休的2015年。发表在杂志上时无图。《上海文学》发到我微信公众号时，我为它们配上了相关图片。这两个月，我重读文章，个别地方做了修正和润饰。

刚才，我在网上发现一本《勇往直前》的图文书，作者中有吴亮和朱新建。他们也是我书中重重写到的人物。可叹的是，朱爷早已病故，老吴亮正在护理院。那么滔滔不绝的人，一个无法再开口，一个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人世就是这样。

我的电脑中有个文件名叫《逝者》，记着一百多名朋友和熟人，按去世时间排列，标注生卒年月。排成很长的队列，触目惊心。最后一个是我，有生年尚无卒年，我先写在文中，算是自首，免得我死了没人帮我加上。

确实是自首，我不期待永生。不忌讳谈生死。只是想起那些亡故的朋友常常痛心。那是何等有趣的人。我们玩得那么开心，我们以为那样的日子会天长地久。说停就停了。趁自己还能写字，就再写上几个字吧，这是我写此专栏的动力。

记者：在《结网纪事》中，我们看到了很多诸如《唇枪舌剑与称兄道弟》那样的过往旧事。今天重提，您觉得有何价值和意义？

陈村：如果要研究一个时期的生态，论坛和其他社交平台是最好的标本。人们在那里展示自己，有惺惺相惜，也有冲撞和格斗。论坛上短兵相接，理论上全世界都可同步看到，对斗士和观众都是一种刺激。这中间有不少精彩的表现，但它好像写在沙滩上，海潮一来扫除干净。我在《上海文学》写了一年

半的专栏，无非是捡几个贝壳，给大家看看大海的馈赠。我很早就呼吁，希望图书馆档案馆系统能收藏网络的资讯。那些往事，当事人自己都可能忘记了。重看这些记录，可以反刍，哪些身段漂亮，哪几步不漂亮。还应与人为善，我没有写绝。

记者：记录的都是跟电脑和网络相关的事情吗？

陈村：中心情节发生在我当论坛版主的十年。在论坛内外认识许多人，听说许多人际关系。很有看头。谁的一生不这样呢？写成文字，告诫自己与人为善，且将红眼翻作白眼或干脆闭眼。我们还能，有的东西写不了，有的事情别去写，那些不是东西的东西不纠缠。做人都做成了老头，尽管离耳顺的境界尚远，但稍稍懂了一点悖论，看到南辕北辙，自然有点胸闷。

不仅是我，还有许多作家，最熟悉的最想写的东西从来不写。列夫·托尔斯泰写了那么多文字，但是令他晚年出走寻死的心绪他不写。不是虚伪，而是无奈吧，不让自己与他人受伤。只有强大到毕加索，才能肆无忌惮去画不雅的画。蛮横到詹姆斯·乔伊斯，才写那些令人心知肚明的信。一般人经不起伤害，会抑郁，会癫狂，要以花遮面，要靠滤镜生存。人到底是什么？我在论坛看到的比书本上多一点，杂一点，像听鬼故事，网络是个害人精。

记者：您如何看今天的网络？

陈村：更加说不清了。人工智能这个熊孩子，捣毁人类预设的前景。从文学，到人类，到世界，到宇宙，这个地球不知它将转向哪里。既然无法知道，也就淡定吧。还有生死相伴，可能真是一种幸福。

记者：《结网纪事》之后您打算做什么？

陈村：从发表第一篇文字算起，我的写作履历已经过了半个世纪。目力、体力和脑力迅速衰退，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早晚会上车。我接着想做的事情是给自己做一个作品年表，编一个年谱，留给孩子，让他们看一眼自己的父亲是怎么就活得七颠八倒鸡零狗碎的。

记者：在网络世界浸淫多年，您的心态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变化？毕竟网络读者也在更新换代。您如何看待网络对自己的影响？

陈村：因为互联网出其不意的出现，我的后半生完全走偏了。过于贪玩，乐此不疲。当然我不后悔。网络让我看到人性的深处，看到生命的悖论，看到世界的丰富。网络不仅仅是文学。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镜像和预言，是地球人的心心念念。人生苦短，也

因自己的慵懒，无法去做更多的事情，很是遗憾。

记者：您有枕边书吗？

陈村：我床边是个书架，床头有许多书，很杂。例如叶兆言《瓠家花园》，吴亮《夭折的记忆》，德国人写的《隐疾：名人与人格障碍》，蒋原伦《诸子论诸子：先秦文化窥豹》，何向阳《刹那》等。收到新书，我都翻一下。

记者：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？

陈村：人像一段木头，经过一本小说的斧正，渐渐成型，有了面目。我二十来岁的时候读到惠特曼《草叶集选》（楚图南译），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（傅雷译），正是读它们的好时候。年轻的困难是找到自己，书帮了我。有这样的书为伴，自己不能太无聊。

记者：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？激发您写作欲望的书呢？

陈村：对我影响最大的是《鲁迅全集》。我通读过鲁迅先生的全部创作。但激发我写作欲望的是那些烂书，写得那么差还出版再版，我要写一个给他们看看。近来我在网上挖坟，看看前辈作家写过什么烂作，以此告诫自己。我也欢迎后生们看出我作品的不足为训。

记者：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？会记笔记吗？喜欢快是慢读？

陈村：当年借书不易，限时限刻要还，所以读得很快，更没空写笔记。那些不急着还的书，我会抄下来。抄过唐诗，也抄过《草叶集选》。

记者：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？

陈村：最理想的状态是想读的书就在手边，身边有个大大的图书室（包括存放在硬盘上的电子书），网上可以搜索到想读的书刊。必须读许多种书，宇宙天地、动植物、人类，读自己读不懂但有兴趣的专业书，少读或不读流行的书，算命的书。以前都是躺着阅读，现在面对屏幕常常坐读。我的体验，读书最好的时候是生个不致命的毛病，住院期间，平时看不下去的普鲁斯特顿时熠熠闪光。

记者：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陈村：我会翻看一些读过的书。我喜欢《阿Q正传》《红楼梦》《湘行散记》《佩德罗·帕拉莫》等，看见它们就会翻看一会。

记者：回顾您的阅读生活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？网络时代是否没有时间读纸质书了？

陈村：年轻时候读书是最好的，它的营养滋养一生。有了互联网后，读闲书少了。一是大量时间被网络耗用，二是人生的困惑溢出书本，更愿意多看看面前真实的社会和人生，看科技的新发现。重要的是意愿，只要想读，总会有时间的。

记者：您有崇拜的作家吗？

陈村：我有不少敬重的中外作家。私心最崇敬的是鲁迅先生。

记者：对您来说，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

陈村：写作可以另造一个世界，让自己透透气。可以有机会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看世界。可以去找真实的自己。可以发现自己的无能。